

增訂新
戰史例

孫子章句訓義

下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182.1
Hw 11

錢基博著

增訂新
戰史例

孫子章句訓義
下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命(31104)

增訂新
戰史例
孫子章句訓義二冊

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 錢 基 博

發 行 人 朱 經 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* 版 翻 *
* 權 印 *
* 所 必 *
* 有 究 *

虛實篇第六

（解題）李筌曰：『善用兵者，以虛爲實。善破敵者，以實爲虛。』杜牧曰：『夫兵者，避實擊虛，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。』張預曰：『形篇言攻守；勢篇說奇正。善用兵者，先知攻守兩齊之法，然後知奇正；先知奇正相變之術，然後知虛實。蓋奇正自攻守而用，虛實由奇正而見，故次勢。』基博按：計篇曰：『勢者，因利而制權也。』勢篇曰：『三軍之衆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。兵之所加，如以礮投卵者，虛實是也。』虛實可以因利；奇正所以制權。而虛實篇者，所以盡勢篇之用；欲因利而制權，則不可不知敵之虛實；而欲知敵之虛實，故『形人而我無形。』張預言：『虛實由奇正而見。』吾則謂奇正由虛實而見；虛實所以立勢之體；奇正所以妙勢之用。『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。』一語破的，可以揭近代戰術運動戰之要！運動戰之解釋不一；而法國陸軍總司令加曼林將軍乃爲明確之詮說，謂：『假定軍隊不足以控制戰略正面，則地域之空間自由必大；而一語自由之空間，斯可以明運動戰之定義。』篇中言『攻其所不守，』『守其所不攻，』『進而不可禦，』『退而不可』

道。『皆以明運動戰之必善用空間，而毋局於一隅以自坐困也！虛實篇爲運動戰之說明；而以下軍爭九變，行軍地形九地五篇，則以明運動戰不能不受兵情地勢之制限！惟明乎運動戰之義，而後盡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！』

孫子曰：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；

（訓義）張預曰：『形勢之地，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，則士馬閒逸而力有餘。』
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；

（訓義）梅堯臣曰：『先至待敵，則力完；後至趨戰，則力屈。』張預曰：『便利之地，彼已據之；我方趨彼以戰，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。』

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。

（訓義）杜牧曰：『致令敵來就我，我當蓄力待之；不就敵人，恐我勞也。』王皙曰：『致人者，以逸乘其勞；致於人者，以勞乘其逸。』
（補按）孫子論兵，頗主主客之說，謂主致人，客致於人，客處勞而主處逸，守爲主而攻爲客，尤以攻爲大戒。曰：『攻城則力屈。』曰：『下政攻城，攻城之法爲不得已。』

其說與英法兵家之論同，而與德則異！德之兵略，原於非烈德立大王，以謂：『勝利者，前進也；使強有力而不乘人不虞以攻其無備者，其人則愚人也；爲國則愚國也！』於是一脈相承，謂：『非攻不足以制勝！苟失時機以坐待敵攻，不啻自殺！』孫子言：『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；而德之兵家，則曰：『善戰者攻人而不攻於人也！』自希特勒炫其閃電戰以來，環球耳目一新，進攻之勝利，昭然若揭！吾國談兵者頗炫其說而論攻之爲利，然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！德國克老山維茲論兵主攻，而讀其著書，第六卷論守，未嘗不言守之致人，攻之致於人，而足以發孫子之義；其持論以謂：『守之爲言拒敵之進攻也；而所以爲拒，在待敵之進攻耳！不明乎待，不足以言守；而守易於攻者，則以攻者所徒費之時間，無不資守者以便利也！抑攻之所以不如守者，尤在守者得地利以爲用也！夫戰之所以爲勝，不出三端：曰奇襲，曰地利，曰多面攻擊。攻者可以奇襲，亦可以多面攻擊，而地利則爲守者所擅有！所謂地利者，非斷崖絕壁，廣谷大川，足以阻攻者前進，河山之險之謂；而用以隱蔽軍隊配備之土地，亦無不與焉！惟守者爲能利用土地以隱蔽軍隊配備，而攻者則不能！攻者之行軍也，不得不循測識，意擬之道路前進；而守者則以熟知當地之形勢，險阻，構陣地，不現其

姿勢以行配備，而待敵之進攻。攻者未至決戰之時，則不知守者之如何利用地形以爲配備焉！此地利之所以爲守者所擅有也！至奇襲之有利攻者，惟以全軍當敵之全軍而限於戰略之奇襲；如戰略之奇襲無成功，而戰術之奇襲，則守者因地制宜之所優爲也！多面攻擊，攻者亦僅能以全軍行之；而就各個部隊之襲擊言，則多面攻擊之利，不得不讓於守者；以軍之展開及配備，守者得預爲之地也。當三十年戰爭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時，軍之展開及配備，已爲會戰計劃之主題，而戰術之利，遂以屬於守者；蓋以守者得預先展開其兵力以配備之也。其後軍隊之機動能力增加，而攻者以佔優勢；於是守者據大河、深谷乃至山岳以爭優勢之轉歸。顧攻者之運動益疾捷，而分割隊伍以行迂迴，則守者又失據矣！於是守者不得不伸張其戰線；而攻者則集中兵力，擇守線兵力稀薄之地，而攻其瑕以突破之；則守者不知所以爲守矣！於是守者集中兵力而不爲展開，以伺攻勢之開朗，然後揮兵應之，所謂內線作戰是也。於是守之遠心性，以與攻之集中性，相對相殺！夫守者以待敵之攻，止而不動；而運動之自由，不得不讓於攻者；攻者之包圍及迂迴，隨時隨地，可集中兵力以爲多面攻擊，由圓周向圓心集中，而兵力隨前進以漸結合，則爲力益厚；此攻者之

利也。然守者之結合兵力與運動而在內線行之；則所以強化兵力者，以視攻者之集中爲大！而攻者之數面進攻以向一部隊，大抵部隊愈小，則愈有效；而推極以施於一人，則無不效！假有一軍而受數方面之同時攻擊，亦得以抵抗之一師，則抵抗力稍減；一營，則惟在集團時，聊可抵抗；至於個人，則無能爲力矣！然攻者集中之利，施之小部隊而有效；而守者內線之利，擴之大空間而增加！以言之？蓋在數千步乃至半哩之內線而先敵所得之時間，未必較數日行程乃至二三十哩之內線上爲大！狹隘之內線，爲戰術之問題；廣大之內線，則戰略之問題；而完成戰略目的之時間，必較之達到戰術目的之時間爲大！抑又不僅此！戰術運用之空間較小，方其會戰，一方之派遣，無不在敵前行動；而立於外線者，無不即時警覺！若在戰略，則以關係之空間較大，而一方之運動，至少一日之間，不爲敵人所知；若以一部隊而被派遣於遠方往往亘數日而敵人不知之；則以大地之隱蔽，而運用之有方，則內線之利守者，不待言矣！然則孫子所謂『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』，不以克氏之論，徵而可信乎！夫戰略戰術，須因時以制宜，審勢以求當。第一次歐洲大戰，法人以守爲戰，寓戰爲守，以制德軍之剽悍，而希特勒之閃電戰，亦未嘗不挫於攻蘇，而德速戰速決之計以墮！至

在吾國言吾國，蔡鏐將軍有言：『兵略之取攻勢，固也；必須兵力雄厚，士馬精練，軍資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四者均有可恃，乃足以操勝算。普法戰役，法人國境之師，動員頗爲迅速，而以兵力未能集中，軍資亦虞缺乏，遂致著落陷於防守之地位。日俄之役，俄軍以交通線僅一單軌鐵道，運輸不繼，遂屢爲優勢之日軍所制，雖迭取攻勢，終歸無效。吾國兵力決難如列強兵力之雄厚，能否說到精練二字，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；至於軍資交通兩端，更瞠乎人後；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利益之攻勢，烏可得耶！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，與其爲孤注一擲之舉，不如據險以守，節節爲防，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；俟其深入無繼，乃一舉而殲除之。昔俄人之蹙拿破崙於境外，可師也！』誠哉是言，若爲今日之抗戰，燭照而數計也！日人之爲國也，固好大而喜功，善兼弱以攻昧；夷考其兵略，陸軍攻人而不攻於人；而海軍則致人而不致於人，往往以逸待勞，而邀擊敵艦於日本近海；觀於日俄之戰，不截擊俄大西洋艦隊於沿途，而伺之對馬海峽，可知也！及其有事太平洋以逞志於美，始爲勞師以襲遠；而以一九四三年大舉以進攻美之中途島而大敗！美國艦隊總司令金氏聲言：『此之大捷，中途島陸上基地之飛機，殲敵炸艦之功爲大！於是知敵國領海之有陸上飛機基地

者，我海軍亦不宜輕進以投死地！然美國一萬三千萬之業餘戰略家，持論以海軍直搗三島者，大有人在也！』既而日海軍避不交綏，而美人則欲求一戰而不得！美國海軍觀察家，則以謂：『日海軍非怯也！將伺我海軍深入，以運用陸上強大空軍，而支援其艦隊以殲我於一擊也！』日人欲致美海軍深入以殲之於日本海，而美人則欲致日海軍出戰以殲之於太平洋。蓋致人則勢險而節短，而力有餘；致於人，則長駕而遠馭，以勢處不足；孰爲得失，必有能辨之者矣！

能使敵人自至者，利之也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誘之以利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何能自來，示之以利。』張預曰：『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，誘之以利耳。』

能使敵人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

（訓義）王皙曰：『以害形之，敵患之而不至。』

故敵佚，能勞之。

（訓義）何氏曰：『春秋時，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：『伐楚如何？』對曰：『楚執政衆，莫適任患。若爲』

三師以肄焉；一師至，彼必皆出；彼出則歸，彼歸則出；彼必道弊，亟肄以疲之，多方以誤之，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，必大克之！『闔閭從之，楚於是乎始病，吳遂入郢。』張預曰：『爲多方以誤之之術，使其不得休息。或曰：『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，則是彼佚也，我不可趨而與之戰；我既不往，彼必自來，卽是變佚爲勞也。』』

飽，能飢之；

（訓義）李筌曰：『焚其積聚，芟其禾苗，絕其糧道，俱能飢之。』杜牧曰：『我爲主，敵爲客，則可以絕糧道而飢之。如我爲客，敵爲主，則如之何？』答曰：飢敵之術，非止絕糧道，但能飢之卽是。隋高祖平陳之策曰：『江南土薄，舍多茅屋，有積蓄，皆非地窖，密遣人因風縱火，待敵修立，更復燒之，不出數年，自可財力俱盡。』又曰：『江北寒地，收差晚；江南土熱，水田早熟，量彼收穫之際，徵兵上馬，聲言掩襲，彼必屯兵禦守，足得廢其農時。彼旣聚兵，我便解甲。』於是陳人始病。』張預曰：『我先舉兵，則我爲客，彼爲主；爲客，則食不足；爲主，則飽有餘。若奪其蓄積，困糧於彼，館穀於敵，則我反飽，彼反飢矣，則是變客爲主也，不必焚其積聚，廢其農時，然後能飢敵矣；或彼爲客，則絕其糧道。』

安，能動之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攻其所必愛，出其所必趨，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。』杜牧曰：「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。文懿阻遼水以拒魏軍。宣王曰：『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，攻之正入其計。古人云：敵雖高壘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直指襄平，則人懷內懼；懼而求戰，破之必矣！』遂整陣而過。賊見兵出其後，果來邀之，乃縱擊，大破之，竟平遼東。」張預曰：『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，不欲速戰；則當攻其所必救，使不得已而須出。』

右第一節論致人而不致於人。

出其所必趨，趨其所不意。

（訓義）某傳按兩句承上開下。『出其所必趨，』承上致人；『趨其所不意，』開下擊虛。

行千里而不勞者，行於無人之地也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出空擊虛，避其所守，擊其不意。』張預曰：『掩其空虛，攻其無備；雖千里之征，人不疲勞。』

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

（訓義）王皙曰：『攻其虛也。』張預曰：『善攻者，動於九天之上，使敵人莫之能備；莫之能備，則吾之所攻，乃敵之所不守也。』

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

（訓義）杜牧曰：『不攻尙守，何況其所攻乎！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，賊奔壁東南隅，亞夫使備其西北；俄而賊精銳攻西北，不得入，因遁走，追破之。』梅堯臣曰：『賊擊我西，亦備乎東。』張預曰：『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，使敵人莫之能測；莫之能測，則吾之所守者，乃敵之所不攻也。』
博按：我攻敵之所不守，以乘其虛，亦必防敵之攻我所不守，以乘我虛也；守其所不攻，則守固矣！故善攻者，敵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敵不知其所攻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情不泄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善攻者機密不泄；善守者周備不隙。』王皙曰：『云不知者，攻守之計，不知所出耳。』

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；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；故能爲敵之司命！

（訓義）王皙曰：『微密則難窺；神速則難應。』何氏曰：『武論虛實之法，至於神微，而後見成功之極也。吾之實，使敵視之爲虛；吾之虛，使敵視之爲實。敵之實，吾能使之爲虛；敵之虛，吾能知其非實。蓋敵不識吾虛實，而吾審敵之虛實也。吾欲攻敵也，知彼所守者爲實，而所不守者爲虛；吾將選其堅而攻其脆，批其亢而擣其虛。敵欲攻我也，知彼所攻者爲不急，而所不攻者爲要；吾將示敵之虛而鬪吾之實；彼示形在東，而吾設備於西；是故吾之攻也，彼不知其所當守；吾之守也，敵不料其所當攻。攻守之變，出於虛實之法；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，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；滅跡而不可見，韜聲而不可聞，若從地出天下，倏入閭出，星耀鬼行，入於無聞之域，旋乎九泉之淵。微之微者，神之神者，至於天下之明目，不能窺其行之微；天下之聰耳，不能聽其聲之神；有形者至於無形，有聲者至於無聲；非無形也，敵人不能閱也；非無聲也，敵人不能聽也；虛實之變極也！善用兵者，通於虛實之變，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。不善者，雖欲尋微窮神，而泥其用兵之跡，不能泯其形聲，而至於聞見者，是不知神微之妙，固在虛實之變也。三軍之衆，百萬之師，安得無形與聲哉？但敵人不能窺聽耳！』

進而不可禦者，衝其虛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卒往進攻其虛懈，退又疾也。』何氏曰：『兵進則衝虛，兵退則利速；我能制敵，而敵不能制我也。』張預曰：『對壘相持之際，見彼之虛隙，則急進而擣之；敵若能禦我也！獲利而退，則速還壁以自守；敵豈能追我也！兵之情：主速，風來電往，敵不能制。』基博按：法人蒲哈德著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，以謂：「一九一四年，興登堡攻俄之役，而有成功者，皆魯登道夫之力；其不同於興登堡者，興登堡好攻堅，而魯登道夫勢取攻瑕而衝其虛，乘俄軍運輸應援之所不及而覆之；凡行軍之地，不惟無鐵道可通，亦無馬路足以並騎而進；以故俄軍不知其所守，而魯登道夫之出兵，往往在俄人所備之外！至於炮兵步兵爲梯隊之式，尤極精練，謂：『欲戰之勝，當先發制人，以輕騎疾進，繼之以短徑之炮，而後步兵大隊繼之，如是，必無不勝！而他人所以不能制勝，在不能輕騎突陣，出人不意，乃以炮步兼行，臃腫不靈，惡能不敗！然輕騎疾進而或有阻，卽須疾退；萬勿攻堅以頓兵挫銳，不如退後分散其隊，疾繞出敵後，掩不備以攻不虞，最爲勝着！蓋輕騎一出，勢無反顧，不能待炮隊之援，祇有直突而前，死裏求生；若果止於半道，以待炮隊之援，而爲敵人所見，集

中炮火，無不聚殲！然魯登道夫知用輕騎之有資於炮隊；而輕騎時時後顧炮隊之來，以次且不前，亦往往爲敵所乘。魯登道夫漸悟其非，則布陣爲前稀後密，以輕疏列爲第一線，屯重兵於第二線，而力控其有餘，法人三爲所敗！既而法人知之，於是魯登道夫亦敗！然魯登道夫之所以進而不可禦者，固以『衝其虛』也！

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

（訓義）何氏曰：『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懿，汎舟潛濟，遶水作長圍，忽棄賊而向襄平。諸將言：『不攻賊而作長圍，非所以示衆也。』宣王曰：『賊堅營高壘，欲以老吾兵也。古人有言曰：敵雖高壘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賊大衆在此，則窟穴虛矣！我直指襄平，必人懷內懼，懼而求戰，破之必矣！』遂整陣而過，賊見兵出其後，果邀之，宣王謂諸將曰：『所以不攻其營，正欲致此，不可失也！』乃縱兵逆擊，大破之，三戰皆捷。』

我不欲戰，畫地而守之；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
（訓義）曹操曰：『乖，戾也，戾其道，示以利害，使敵疑也。』梅堯臣曰：『畫地，喻易也；乖其道而示以

利，使其疑而不敢進也。」

故人形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。

（訓義）張預曰：『吾之正，使敵視以爲奇；吾之奇，使敵視以爲正；形人者也。以奇爲正，以正爲奇，變化紛紜，使敵莫測，無形者也。敵形既見，我乃合衆以臨之；我形不彰，彼必分勢以防備。』

我專爲一，敵分爲十，是以十共其一也，則我衆而敵寡；

（訓義）杜佑曰：『我料見敵形，審其虛實，故所備者少，專爲一屯；以我之專，擊彼之散，卒爲十共擊一也。我專爲一，故衆敵分爲十，故寡。』張預曰：『見敵虛實，不勞多備，故專爲一屯。彼則不然，不見我形，故分爲十處；是以我之十分，擊敵之一分也；故我不得不衆，敵不得不寡。』陳啓天曰：「共，如左傳『以計共車必克』之共，當也。『以十共其一』，謂以十當其一也。」

能以衆擊寡者，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！

（訓義）杜牧曰：『約，猶少也。』張預曰：『夫勢聚則強，兵散則弱，以衆強之勢，擊寡弱之兵，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！』葉博按：孫子之所謂『專』者，近世戰術之所謂『集中』也。拿破崙大帝有言：